

西園聞見錄

第二十一冊

115

國

史

記

卷

三

十

一

冊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四目錄

內編

詞氣

前言

朱以功

往行

關

衣服

前言

薛瑄

崔銑

佚名

往行

秦達

杜銘

弘治十七年

梁綱

飲食

前言

關

往行

宣德四年

佚名

臨喪

前言

高原侃

往行

朱儀

張輔

徐承宗

楊茂元

戒色

前言

何孟春

二則

侯一元

于慎行

往行

徐武寧王

歐陽瑜

劉二爲

韓邦靖

戒酒

前言

蘧德芳

解縉

楊文懿

劉仕義

黃省曾

莫龍

往行

宣德三年

宣德四年

戒好名

前言

何孟春

王守仁

湯沐

沈塾

朱以功

劉仕義

張居正 二則

葉向高

汪道昆

往行

梁材

林鶚

吳文華

戒謔

前言

薛瑄

何孟春

朱以功

陸平泉

往行關

戒險

前言

劉仕義二則

朱以功二則

往行關

田宅

前言

薛瑄三則

何孟春

霍韜二則

張時微三則

張袞

賣宅人詩

厚生訓纂

往行

吳訥

王端毅

林俊

王思旻

吳山

高枝

蔣勸能

袁尊尼

璽書

董士毅

戒黷貨

前言

勸戒編

往行

正德三年

郭巡檢

鄧繼曾

狄知縣

梅溪富翁

蔣舉人

宣氏兄弟

魏釗

鄭氏

吳門大駟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四

內編

嶺南 張 萱子孟奇甫 輯

詞氣

前言

朱以功曰詞氣所關甚大事機之成敗禍福之轉移恆於此乎係焉有二人語一事其一人言之而受者欣然其一人言之而聞者勃然此無他詞氣之善與不善故也

往行

闕

衣服

前言

薛文清曰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者後人衣冠一切簡便短窄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而爲輕佻浮薄者

崔公銳曰衣者身之章古服未之能復也必寬博樸雅斯可豈可隨俗
爲褻狎乎夫風俗之變自服飾始故周人思都士王制禁異服前史譏
服妖

□□□曰嘗聞尙衣縫人云上近體衣俱松江三梭布所製本朝家法
如此太廟紅紵絲拜裯立脚處乃紅布其品節又如此今富貴家佻達
子弟乃有以紵絲綾緞爲裯者其暴殄過分亦已甚矣

往行

秦達字文用宣城人洪武乙丑進士二十四年爲工部尙書定生員巾
服之制襴衫王色絹布爲之寬袖皂緣皂緣軟巾垂帶上以學校爲國
儲材而士巾服無異吏胥宜有甄別之命達製式以進上親視必求典
雅凡三易其制始定賜監生襴衫緣各一以爲天下先緣是士子衣冠
綽有古風焉

杜司寇銘雅尙儉樸居家常衣布衣其夫人常誦曰公以大官被服如
此得無近陋邪公曰我本布衣也在官服官服居家如故何不可之有

其自用雖約然至於周貧恤孤則惟義是從多費不吝也

弘治十七年令禮部禁服色上謂劉健等曰在外文職官讀書明理猶不敢僭爲內官不知道理尤多僭妄皆對曰誠如聖諭但臣等不知內府該禁花樣上歷數其應用花樣甚詳且曰若莽龍飛魚斗牛皆不許用亦不許私織間有賜者或久而損壞亦自織用均爲不可又曰玄黃紫皂乃是正禁若柳黃明黃姜黃等色皆須禁之又曰玄色禁黑綠乃人間常服不必禁惟內府人不許用耳皆諾而退

梁郎中綱器宇軒豁喜飲酒賦詩遇故人知己輒部小卮浮大白連數十詩亦隨口而就視在傍餘子若無人衣不問故新必鮮潔完好居官出入騶從亦整飭如儀法曰吾不能齷齪自污以取名人以是疑君及疾卒財無幾園亦不加於舊

飲食

前言

關

往行

宣德四年光祿寺廚役訴其寺官竊減外夷供給上命刑部侍郎施禮執而治之且諭禮曰光祿之弊不止此自祖宗以來飲食供給皆有定規今擅自增減應給之人多不得凡得者卒非應給之人惟虛立案牘以掩人目宜究治之因顧侍臣曰毋謂飲食細故不于大體昔華元殺羊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所繫豈輕

□□□曰晉陸納爲吳興太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公酒飲幾升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酒三升便醉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後伺溫問曰外有微禮方之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忻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秤客主驚愕納徐曰公飲酒三升納止二升今有一斗以備盃酌餘瀝溫及賓客並嘆其率素又宋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爲郡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飲或三行五行酒沽于市果止梨栗肴止脯菜人皆不相非也嗟夫此事吾于奉己待賓之法深有取焉今人少薄遂以爲鄙不知此何益也且日用不細吾故備錄一通于燕樂堂或大賓見之亦不罪予之薄奉也

臨喪

前言

高原侃洪武初爲監察御史言京師人民循習元氏舊俗凡有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惟較酒肴厚薄無哀戚之情流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爲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萬民之所取則一事非禮則海內之人轉相視倣弊可勝言况送終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化太祖皇帝是其言乃詔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

往行

朱儀字炎桓祖能從文皇帝靖難封成國公父勇嗣爵封平陰王儀襲封諡莊簡憲宗旣升遐公哀慟極至燕不舉樂者三年

張英公輔當成皇帝大行日禮部尙書呂震言於上曰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倣漢制釋哀易吉大學士楊士奇謂震曰不可仁孝皇后之喪文皇衰服後猶數月白衣冠經帶矧上於皇考乃遽卽吉乎尙書蹇義兼取二說以聞詰旦上素冠麻衣經帶視朝惟輔與二三學士如上所

服朝退召士奇及蹇夏等論曰昨震請易服云皆與卿等議定然後奏時吾已言其非及聞士奇有言始知震妄因嘆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

魏國公徐承宗守備南京數年廉公正直都人皆稱道之天順庚辰尙書耿公好問卒於位發紼之日公早得寒疾因臥病張公知寓館耿公柩已在途公偕其同事追而及之卽下轎以從而諸公皆下轎徐徐行幾一里始復乘轎送至江邊時以公臨喪有禮云

楊少司寇茂元凡往弔喪者之家雖數十里不煩其飲食歲遇祖父母諱辰必齋素終日

戒色

前言

何孟春曰東坡與客論事難在去欲客曰蘇子卿嚙雪啗麝縮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爲胡婦生子窮居海上且爾况洞房綺統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王相公曰性儉約初無姬侍

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穀眞宗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爲相公買妾二人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直省官議以銀易之白公公曰吾家安用此及姬侍既具呼二人問昔沈氏器尙在可求否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聲色之移人如此以是觀之退之中秋夜琴瑟箏見于張籍之詩范文正慶朔堂前花著于鄱陽之石刻迹其平生其可弗信矣乎杜祁公衍兩帥長安其初守清儉宴飲簡薄倡妓不許升廳服飾俚質袴至以布爲之及再至筵會或至夜分自索歌舞或繫紅裹肚勒帛吳曾漫錄以爲公之通變予不知何也胡儋菴貶海外比歸飲胡氏園爲侍姬黎禧作詩殊累其爲人朱子胡氏客館觀壁間詩自警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却有情世路無如人慾險幾人到此誤平生爲胡發也賢者于此且借以自警况在他人吾聞老瞞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詩末句或作男兒到此試平生春不其然今定前語爲是善哉魯子吾所願學者

又曰春秋外傳周恭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衆以美物歸汝何德以堪之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內傳晉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曰甚美必甚惡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必有禍叔向懼不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後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遂滅羊舌氏甚矣叔向之母之言之似康公之母也后夔之德不能消有仍氏之禍孰有以德自命而堪女色者也孰有近女色而謂有德者乎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可欲之物豈不甚可畏哉

侯公一元有弟眷於娼妓屢戒不悛乃以書戒之曰夫繫蹄不解猛虎決蹠危疾在前孝子進藥非不痛於身蜚於口也愛有所至情有所不得不然凡熟諫之道異於責善義方之訓別于忍心如使畏不祥而曲阿慕怡怡而順非是以一蹠之痛易其七尺之軀不忍乎介然之苦口而自詒罔極之恨也豈可謂知類哉克己之難自昔稱之柔曼之傾意尤其難者也故女戎禍水聰明之主以自誤而吳妹越艷知術之士亦以誤人譬之鬼物之惑人始者必有以中其意使如膏火相滋不盡不

止方李赤之惑于溷廁也所見無非清都麗宮妖艷鉅芬者欲以區區之辨見其所見豈不難哉彼死而有不恤而欲陳之以毀譽利害不亦求乎故苦藥所以已疾也苦言所以去惑也醫經云疾有不治者二不可藥一不治也可藥也而不受藥二不治也始之以不受藥終之以不可藥此忠臣孝子慈父友兄所爲流涕而呼天也衢塗跬步而楊朱哭之跬步之失何足哭也然至其千里也則又不及哭也詩曰何嗟及矣是也曲突徙薪以告燕雀其信之乎然而有必至之勢其不至乎焦爛者幸爾吾前所謂啖野葛飲鳩而不死者古今以來獨一曹瞞奈何以不資之軀天地所畀父母所遺試之猛獸毒藥僥倖於萬一乎夫文人無行非謂固然惜其有是文而有是行猶謂斯人而有斯疾云爾古今文人獨一司馬相如哉屈原之忠而詞賦祖賈誼升堂漢之彥也昌黎東坡唐宋名臣人非堯舜誰無小疵然必立行大節不踰斯爲君子至如孔孟左國經史之文何嘗不妙絕天壤但不可以文目之爾假令天壤間不生司馬相如無其詞賦何損於治何傷於藝林哉且相如文傷